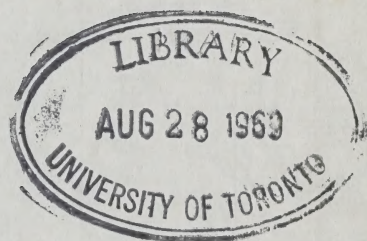


2810/6a

DS
796
Y3C55
1808
v. 2



北湖小志卷三

江都焦循著

王銓部傳第一

湖中文學盛於王銓部納諫納諫字聖俞號觀濤其先江西人父思恤字念齋官某學訓導納諫生明嘉靖間承文氣卑弱之後奮然有爲以六經爲本而濬以心思時陶望齡董其昌並以文振動一時納諫曰董非陶匹乃學陶久而與之爲一神且越焉萬厯癸卯陶主試應天命題康誥曰克明德一章張榜者以文名一時自以爲必得解元預題燈曰癸卯科解元八月十五夜走文德橋聞有誦文者張聽之頓足立毀其燈曰吾不及此揖而叩之則納諫也納諫以康誥周書太甲商書堯典虞書由

周而商由商而虞篇內以邇言立義卓然得未曾有榜發納諫果得元時同考官山陰王思任得卷上之於陶陶方構思作程文不就見此卷大詫以爲一字一句皆已所欲出而代言之曰此天下士也宜取以振文運敦士習遂得元丁未成進士授行人出使榮藩辭樂卻餽榮世子敬禮之以疾假歸家居三載吏部司官缺人爭營之某尙書曰吾知有下帷著書不干進者王君可任也起爲吏部主事五閱月歷四司復以疾歸而月而逝所著書有會心言三卷其書鉤論理致納諫自謂倣子雲法言如云言傳耳則溢書傳本則譌莫神於不忒而怪奇爲下百工有異巧而觀者舞悅造物尤異巧而觀者相忘悅之以其淺忘之以其深聽開竅於耳視開竅於目聰明之體不容不達是以

決離隱密而見其章光亦猶花欲放蕊自破草欲生土自穿擲
瓦於地四五分裂是漫也非道也梅之花五出雪之花六出終
古如斯是道也非漫也繇氣爲蟲精氣爲人二語出淮南子繇氣爲葉精
氣爲花花必五出葉則無算人有禮義物則揉雜鑽核之李不
生蝦卵之雛不成均之乎殘其天者也天道如車轂往則自返
人情如奔駒逸則不還鑽木得火敲石得火未鑽未敲火復何
有或謂火無自體非也芒刺入體甚者成創創久氣復必出其
刺蓋非吾體者自拒而不納也兒多慧老多忘兒多樂老多悲
知器不知化譬以石之堅疑水之流禽之制在氣竹雞鳴聲能
使白蟻化爲水非以齒牙爪角侵及之也氣足奪之也道勝不
祥於此可悟其理水體不頓進亦不頓涸火體則不然燼可倏

熾熾可倏燼陰有方而陽不測也擊楫而生波戛於水也搖蕤而得風戛於氣也人七尺身居丈室不存其一隅在天下能爲有無精者載之形本貞靜附氣而動氣本屢遷附形而凝氣雖無知敏於百慮余食魚見魚之脊肉縝理而堅其腹肉疏理而柔腹脊相接有一線痕判若刀畫不相涉入因歎氣化分際如此截然如樹之結果自蒂以下是樹分際自蒂以上是果分際故或樹槁而果不知或果落而樹不知白刃如林入而不傷其身者在生分際不與死會也失火四隣爲燼而歸然以其室獨存者在吉分際不與凶會也老莊貴無吾道貴初何言乎貴初也曰訂譌書者返其初本天道主始令終則俟之人雪白必汙花馨必萎紛披狼籍不復悵惜者靈奇能發不能固也觀一樹

生意莫如初苗之芽觀一莖生意莫如初莖之花飫不如嘗成
不如將染髮不可以延歲強笑不可以怡神度物者以丈尺度
天者以矩表矩表者通乎丈尺之所窮也易以象教爲言教有
窮耳虛以通乎實之窮律有短長而氣與之應象有奇偶而道
與之存律中度然後氣應禮中節然後神格神如火光鬼如火
燼不穆穆不足以見天地之大也不漠漠不足以寄天道之神
也騶虞與虎狼並生而不妨天地之仁渾淪殺糴者乃所以爲
靈奇博大也龍奮以春蛰鳴以秋材之微鉅至爲不侔然各當
其時則伸不當其時則詘天道大矣有詘伸無是非人情恡執
故貪生怖死造化以日新爲德迭用生死大定者不小遷命之
制也秋霜殺物不別芝艾天予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以

就利避害而又予以不可避就予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予以不可聞見天之福常人也逸之福非常人也勞之醫之逸不如目之勞也眉無功而上於目心有智而下於首皆各得其分天不名一巧故算寒暑者有憑占雨暘者不驗水隨地而制平聖隨物而制正枝去樹則葉萎命系於彼也果去樹則種存性足於此也嗜腥腐者味之譌好貨色者性之譌寒氣清肅譌而爲慘慄暑氣融冶譌而爲鬱蒸故夫洩冶之危言譌而爲狐咍之哭國而皆忠之譌豫讓之報仇譌而爲荆軻之刳刺而皆義之譌扶牀而立烏知其非痿也扶杖而行烏知其非跛也治痿痺者灼之而知痛則喜以其生脉之猶存也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此灼之知痛之類也處女之烈最決孺子之慕

最情山叟之愚最愿惡無心謂之過善無跡謂之文野人之畱
客也捉其裾而強之酒士大夫則揖讓而已非士大夫愛客顧
不若野人也亦微著之謂也物欲浸微則浸滅以微爲不足以
著爲有餘道心愈微則愈精以著爲不足以微爲有餘故用微
則物欲日去道心日存至德不妨受垢至明不妨受欺狷潔德
之下也確精明之傷也魚脫於網不脫於淵兔逃於罝不逃於
林小智恇惜大道無外以智鬪智則智日熾以無智容有智則
智日亡至孝閭無可表至治史無可書才之所盡亦道之所止
視能見不能隔垣見也故君子不務能其所不能而務能其所
能唯不能其所能是誠不能自無適有謂之新自有適有謂之
塵瀟灑日夕勝活千齡好名尙勝自得之訛人神躁則欲離其

形交趨炎則欲棄其故成法揜智師心破學臆而得之鑿鑿如也其味淺學而得之融融如也其味長江東於峽其流峻士東於窮其學密與智者言可以悟與愚者言可以習衣旣垢不復護其染也器旣敗不復防其摧也故君子慎初人盡爲鳳孰爲之雞醫消否過半則止更投平緩之劑聽其自消恐併傷元氣也故凡攻伐克治者得半者也法太巧則衆不能行旨太深則庸不能喻湖大風多事大變多人明我暗以暗距明其悲猶淺我明人暗以暗激明其悲更深欲人我相安也雖明勿執權應乎天非徇乎人聽於無情不聽於有情吏宜其民猶圉宜其馬又著周易翼注三卷四書翼注六卷初日齋集七卷評選之書有左國腴古文啟秀蘇文小品若干卷

焦循曰循聞諸先君子云銓部少貧授徒某氏館人餽以粽且讀且嚙誤染粽於硯朱墨盈唇吻間不知也又在京師與諸同年生謁座師周某堂上列壽屏文甚佳默誦良久衆人哂以迂數年後周於廣座中偶及此屏銓部誦之不遺一字銓部自序云余幼師廷用張先生先生嗜先秦漢魏家言余竊得其崖略已而應童子試輒蹶或謂之先生曰否否是遠到術也余事先生久窶而得卒業困而得須時微先生之力不及此嗚呼學者談科目輒稱銓部而篤志好學乃如此也里之君子亦法銓部焉可矣

忠節高僉事傳第二

暄 暄 文闡

高忠節公名邦佐字以道號裏白本山西襄陵人祖鏗臨清州

吏目父溱沂州府同知先世中鹽淮南故公以襄陵籍居江都宅在黃珏橋東北里許公以兵備參政分巡廣寧明天啟元年死於難初撫臣王化貞與經臣熊廷弼議不合化貞用孫得功計與

王師戰於平陽橋得功敗降於我謀縛化貞宣言

大軍已薄城化貞駭極棄廣寧遁廣寧之人亦從而遁公禁止之不可急馳間陽乞師於廷弼不得請時二僕高永高厚千總盧科從說公曰公有母朝廷已俞公歸養卽去誰咎公者且公之位孰與王熊若且走矣公曰不可一日未去官一日爲廣寧守將何之夜秉燭作家書授兩僕以印綬自縊死永乃謂厚曰主人死地下無從者我死爾以屍歸且得傳主人死狀厚與爭

死永不可曰爾無負我言死不死一也亦縊死盧科曰廣寧破
吾家十二口皆死我以公在未卽死也乃與厚詣廷弼乞殮公
不許曰爾主不欲生入關肯死入關乎焚其署而遁厚年十九
乞馬不可得乃步行由廣寧入京師由京師至於揚艱難盡瘁
皮骨僅存得以書達公母科狀魁梧多力厚所以得達者科之
力也明廷聞公狀賜祭葬贈太僕卿謚忠節世蔭一子錦衣百
戶公萬厯甲午舉人乙未進士初任山東壽光縣知縣擢戶部
主事轉員外郎出守永平進副使備兵天津擢陝西參政丁嫡
母憂服除備兵薊州所至政績皆卓然有聲載在明史及公之
子暄所爲行狀公兄弟六人公居末生六子長曜縣學生次暄
以蔭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在職每論大事多平反數與中貴人

忤中貴人將故入人暄持不可因罷歸方中貴人怒不可測或
危之暄之子文瀾方十齡揚揚言曰吾家故不怖死猶有鬼神
豈獨遺於公禍乎暄旣歸湖以文章課子弟不復問朝事乙酉
王師破揚州城中人有死者事定暄入城弔死問傷市間暴骨
多賴以殮先是與鄭職方元勲交善高傑之亂職方死之家日
替暄聘其女爲文瀾婦暄字孔昭康熙間卒於弟倬徽州署中
文瀾字溯從號澹園初名堅例當廕襲部臣以聞思宗覽狀泣
然曰此松山死難高僉事孫邪詔改今名暄嘗與言忠節事謂
是時廷弼固守右屯俾化貞入關共收餘燼尙足以支公且可
以無死文瀾曰

王師天授非廷弼所能拒公終必死也暄大奇之相與泣下

本朝補揚州府學生厭制舉文不欲僕僕就督學試援例爲太學生年八十與湖干老友乘舟爲烟水之遊時人慕之暄弟曦天啟乙未進士陝西寶雞縣知縣曦弟昕縣學生昕弟暉順治戊戌進士蘇州府知府凡西人中鹽者於揚州設商籍或歸試故高氏自忠節以下有籍平陽有籍揚州也暉字蒼巖與城中桑豸仲渭干交每月一至城相與論文爲歌詩酣飲和之始仕爲雲南曲靖縣推官時滇省初定士困於役公痛哭請於當事甦其困且緩其征輸士有破衣冠者解已衣冠贈之士民多感泣著滇遊草一卷遷徽州府同知決疑獄擒獲盜魁大吏稱其能旣而知蘇州建育嬰堂請減浮糧吳中饑爲食於路以餉餒者時軍興羽檄紛馳委建戍防兵舍千間俛首倡捐俸得不厲

民造戰艦，暉採木洞庭，身陷泥淖，不憚勞苦，用是成病。吳中醫習爲輕淡，不知峻補，臨沒時呼吾骨甚寒，須大劑而醫，終不聽也。哀哉！公幼以孝弟稱，母病刲股以療，居喪盡禮，曦令寶雞縣劇盤錯，公間關走數千里，代爲理治，暉卒於徽，署棺槨之美，哭泣之哀，力竭腐心，無有遺憾。送葬百里，乃還。沒之日，敝篋止圖書數十卷，歛以薄棺。君子曰：暉事親孝，事兄悌，居官忠，以廉不愧爲忠節子也。暉子文濟入揚州，商籍官萊州府知府，濟子士琮府學生，琮弟士珣珣子相州官廣惠府知府，昕子文灃灃子爲棟，棟子煒煒子基世讀書爲諸生。

焦循曰：嗚呼！基之子錄近居余莊，嘗從余弟季蕃遊，讀書余家，問以忠節事，不能知也。其於忠節第六世孫耳。循幼年隨家君

省墓泛舟湖中過高家橋家君每指高氏莊宅說忠節事高氏
余戚也亦嘗往來其宅間今三十年宅屋爲水嚙半圯其存者
且易姓焉是可慨夫

忠臣梁飲光傳第三

梁于涖字飲光號谷菴江都人族居北湖之梁家巷明時湖中
巨姓惟孫梁最顯兩族多讀書人于涖少以詩名與鄭元勳李
大生姚永言鄭爲虹梁應圻閻汝哲徐性之強惟良姜承宗顧
爾邁高五聚爲竹西續社中崇禎庚午科舉人癸未與元勳爲
虹王玉藻同登進士第後爲虹死於仙霞關之難元勳說高傑
以救郡人爲奸民所戕玉藻棄印綬佯狂不仕說者以東陵栗
里比之于涖盡節萬安尤爲忠烈一榜中得忠義四人皆籍江

都可謂盛矣明史云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涘死之殉節錄云白之裔入萬安于涘正衣冠投水死舊江都志云馬士英忌于涘能除爲萬安令未數月兵猝至城下公死守力盡乃秉燭北面拜自經家人救之不死遂見執時家屬居郭外勒寫書招之否則屠其鄉于涘曰國破家亡妻孥何恤忍殃及於民邪卽招至投江不死絕粒三日不死繫南昌獄主帥使勸慰之于涘指鬚眉示曰此豈覲顏避禍者哉遂不言死獄中其僕殉死者五人梁善杜忠龔明張聰聰妻徐氏甘泉志云投江時爲邏者所獲囚南昌獄中布袍談笑賦一詩自經死詩曰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箇是方見古人情所著有谷菴集若干卷孫嘉稷字五粲嘗從姜青菴將軍客

滇南縱覽蒼山洱海之盛著瀾陵山人萬里遊草

焦循曰謝九成湖居譜敘云我祖父慕川公與梁飲光先生爲中表兄弟先生嘗勸我祖睦本族修祖墓今中街一宅卽券買梁公之業九成兄九臯爲循嫡母謝孺人之祖父梁公之宅循外祖天霽居之與吳重光宅連牆合宇疑重光宅亦梁氏業今吳宅售於樊而循外祖之宅傳子及於孫曾未徙也谷菴集求之不得而詩之刻於鄭氏影園集中者尙多郭自瞻縣學形勢說云梁飲光先生同徐石鐘於學宮前起巽樓開南窻收江南山水秀氣今巽樓故在過其地者鮮知爲先生之遺也讀五槩辭墓詩有所謂蜿蜒甘泉山爲我祖父墓則先生葬處於此仿佛得之惜乎松楸蔓草之間終莫可蹤跡云

王螺山傳第四

方岐 方魏

循幼年至表叔王容若家見其所藏螺山公像不冠帶而科頭容若曰公自浙歸隱於農遺命不冠而殮故畫像如之也詢以在浙之事本末容若不能言乾隆乙卯循在浙徧閱浙西諸志書僅慈谿縣志稍及公之名氏事蹟仍不詳嘉慶辛酉始得見全太史祖望鮐埼集寫本詳載螺山公事略題曰明兵科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其畧曰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司勲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良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公元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渰之橋下公不問明人重

聞誼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雒之待鍾會哉夫君臣之
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
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
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往軍前任
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刺
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
乃力求罷莊太常元辰留之內戊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
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
收遺棄子拾墮樵不以爲苦窮阨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
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又云前此
寧之父老嘗爲之祀今亦廢矣問之揚人無知公者問之寧人

亦無知公者嗚呼公歸而隱隱而死人無知之者不亦宜哉生
二子長方岐次方魏

方岐字武徵號蒙谷承父志不求仕與李宗孔汪懋麟吳綺訂
閒閒社三君既貴乃與鄭聽菴汪枕濤彭退菴李松崖湯茗仙
宗響山徐壘山宗嬾臞梁素菴爲竹西十逸徐元美記其事范
荃作傳而贊之著蒙齋文集十六卷詩八卷祛塵錄哀談若干
卷方岐沒同里史炤作文以祭之云吁嗟乎予身之將老值此
執友之云亡不得與數晨夕考德修業以相羊而樂桑麻不得
質疑問難上下今古以指示夫疵瑕是以賜一日而九廻居則
忽忽如或過差憶昔我友敦其若樸曠其若谷吐爲文章灼灼
其華攬六代唐宋之精英闢曲徑而收百家胡爲乎惟飲邇水

以樂饑未嘗建旗鼓而驅屯雲之車予故惆悵而齟齬俛首而
嚶啞

方魏字大名號薊城螺山在浙方魏與兄方岐從之鼎革後隨
父歸湖遂不出時祖父之門生故人半在仕途以書招之堅拒
不答閉戶著書四十年不入郡城不授徒不遊不酒食往來渾
渾穆穆以全其天精研易理著周易廣義十卷纂周易解一卷
廣義厄於火纂解分太極兩儀四象圖書卦義爻義凡六篇其
說太極云太者大之義卽大哉乾元極者至之義卽至哉坤元
又云卵中包含黃白內黃爲陽外白爲陰草木之實核以藏仁
人物之胞胎血以裹氣是時陽在內生機業已亨毒陰在外意
象猶然杳冥太極之象也周子太極圖中分黑白而又黑交於

白白交於黑此則太極已剖非復陰含陽之象太極以陽爲主故其體圓其數一凡爻近陽者利遠陽者窮向陽者榮背陽者辱承陽輔陽者吉乘陽蹈陽者凶善書法有朱釋十七帖一部里人重其人得其所書至今珍之玉藻墓在城西雙墩方岐附方魏墓在誦芬庄右數十步嘉慶十年有私毀其塋域者循告諸縣君陳公觀國得改正明年秦太史恩復楊都尉大壯阮中丞元重葺其墓立碑石曰大清處士大名王君之墓

焦循曰郡縣志以螺山傳入文苑而稱其高栗里之節作絕命詩以逝又不詳其詩與事之本末及閱范荃竹隱居隨筆載螺山絕筆詩云半生辛苦泣孤臣賸得乾乾淨淨身四大旣崩神識散這篇草稿付誰人嗚呼其志可悲矣公字質夫螺山其號

也

陳歐村傳第五

卓廷相元度

陳昇字邦顯號歐村本浙江餘姚人祖德避元亂居揚州北湖
豐樂鄉之周家樓周太保光奇其貌以女善緣女焉德生禮禮
生源源生昇昇善事其父兄父入城市昇執鞭徒步從曰不敢
與尊者聯騎也積勤家日裕施田爲義冢以瘞札瘡骸齒者明
嘉靖間歲饑加以師旅郡縣憂之昇命其子傾所蓄輸官以舒
時急有司以爲義鄰戚之無依者居以廬飯以粟賻贈無所吝
故有僧道橋橋圮昇以百金倡鄉人且躬督其成易名曰河口
橋今稱公道橋是也又徧修雷塘諸橋自是民無病涉者性恬
澹以經術課諸孫爲里中排難解紛有弗相能者昇平心處之

各心服去有司以鄉飲徵辭弗就年七十七卒于嘉靖八年五月五日生二子琪瑤瑤歲貢生處州府同知孫銑歸安縣知縣紹思郡學生紹伊邑增廣生紹夔紹益歲貢生虹縣教諭曾孫世雋內閣中書世傑武舉湖州府總運匡世郡學生時濟魯王府教授時汲郡學生夢鶴郡學生夢日郡學生夢雷禮部儒士維世國子監生卓嘉誼並順治丙戌舉人嘉誼官冀州知州卓別見後

焦循曰余泛舟黃子湖每過所謂歐陽墩者相傳爲陳氏老墳而未悉其何如人閱明崔桐東洲續集載歐村陳君墓志其銘曰有墩歐陽千載所藏乃知陳氏老墳卽歐村葬處也本東洲所志備錄于篇

卓字懋修順治丁亥進士由刑部郎遷楚藩參議四川提學僉事時蜀新定諸生文業荒廢卓出所攜經籍令傳寫轉相教授由是文風日振按試保寧府值劇賊劉文秀猝至卓乘城分守拒却之敘功擢陝西臨鞏道副使復官商分茶之法辨部民受逆徇僞劄者民咸德之再擢湖廣上荆南道參政告歸卒祀鄉賢事見府志惜不詳也

紹益子輔世字德修號况仙順治丁酉舉人辛丑進士觀政刑部生子廷相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廣生康熙甲子

聖祖南巡廷相獻賦河干

召試御舟中賦詩揮筆立就一時朝貴傾慕以爲異才性倜儻不羈每科頭跣足吟嘯自得見者以爲狂娶于高爲忠節公女

孫與范石湖焦雲章倡和于湖西別業廷相家黃子湖亦有別墅饒水竹之盛爲高人名士所往來著有湖干詩文合集若干卷墓在桑園生四子元煥元位元度元治

元度字武岡號野堂康熙壬午舉人丙戌進士授直隸赤城令赤縣爲宣府九邊之地土瘠民勞西事方興軍需旁午宣郡每歲喂養橐駝五千餘隻赤應分喂五百有奇歲需草十數萬束向例每束官價三釐元度獨倍價給之口北監司荆門江公把臂謂曰人皆沿例君獨倍之民則蘇矣子母乃困乎元度對曰與使一縣民困毋寧使吏一家困也州縣喂養橐駝例子次年之春運於陝凡木鞍草屨荆筐等具需牛二百餘頭前官悉取諸民有牛之家無不立破百姓先期損價賣牛期免于難元度

曰剝民之力以爲功義之所不敢出也坐視民顛而不爲之救心之所不忍安也於是先期傳示曰來春橐駝赴陝之役不需民間一牛不費民間一錢其車輛運送之資余當解俸以備民其各安業無恐清俸不足濟以衣被首飾囊爲一空而百姓賴免於是廉能之聲播於上下鄰邑有疑案須覆鞫者上官輒檄元度會勘治赤十年無三月罰俸之遣雍正四年八月

上命部院大臣稽查各府縣倉糧同時解任者四十二員元度赴部引見

上問曰爾有虧空否元度奏曰臣無虧空復問有借糶否元度奏曰臣無借糶

上喜卽命內地補用六年七月任河南郟縣令八年十月內擢

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冢宰靜海勵公少司寇平江吳公謂元
度能將以御史薦元度以年踰七旬老宜知止乃乞歸年八十
三卒于家著有野堂集金臺還璞集生二子長起唐河南陝汝
道次起夏候選知縣起唐生鵬搏之綸應瑄鳳翥起夏生應詔
應鼎開運宏運之綸乾隆庚午舉人應瑄雲南元謀縣知縣應
詔山東東阿縣知縣鵬搏生二子曜煦

焦循曰余旣爲歐村立傳歐村裔孫瓚字邕爲以京江張相國
玉書所撰德公墓碑及野堂行狀寄余余通考之歐村以下凡
九世瞭若列眉而科甲仕籍爲湖中最非歐村之德之遠哉崔
東洲敘歐村孫八人銑紹虞紹思紹先紹伊紹齊鎬紹譽曾孫
五人時濟時汲時潤五十孝孫今從元度鄉會試殊卷履歷蓋

名有更易其異同之故不可考也附存于此以俟知者

徐慧菴李梅舟傳第六

徐宗麟字慧菴一字蕙菴中明天啟丁卯科武舉人崇禎庚辰成進士官杭州遊擊擢十六關副將甲申後遂隱跨驢攜酒于西湖之上旣歸隱於湖與湖中高士訂吟社沈酣于詩酒閒放而終有辭徵詩云天縱深林老櫟樗驚看雲壑駐安車餐松只合潛鶯谷扈蒞何緣降鶴書好爵豈移泉石性幽情偏適薜蘿居餘生得遂巢由志小艇烟蓑獨釣魚

李潛昭字梅舟宋丞相庭芝十四世孫明府學生鼎革棄諸生隱居黃子湖之野牛灣築斗室以草木自娛足跡不入城市同學顯貴未嘗通一札素有潔癖善音律長于刻印著半萬樓史

要論歷代世系紀泡菴樂府印譜共若干卷

焦循曰舊相傳有湖中三高士曰阮玉鉉曰葉彌廣曰強惟良
余過七里瀧謁子陵祠堂見玉鉉所書天子故人扁於衆中最
矯矯獨出而郡城諸石碑碣往往爲其手書彌廣字博之明侍
郎相族孫家沒於兵獨身隱於湖惟良字真長嘗於影園集中
見其所爲詩今湖中多強姓務農牧鴨不知於惟良何如求三
子之居莫可得也坦菴甕吟有難後懷慧菴詞一闕注順治丙
戌而范荃詩集中康熙甲寅有徐慧菴先生見過留飲詩蓋相
去三十年其歸之歲月則不可考矣梅舟本末見海門李氏譜
惜說之不詳而所著書又不可見然誦慧菴詩婉而決遠而不
激誠高士之風與誠高士之風與

范石湖傳第七

羅煜

張元洪

黃澹園

丹

范荃本名恒美字德一號石湖其卒也自書墓石曰今之石湖石湖生於明季卒於

國朝康熙乙酉年七十三博學多文不應有司試同人勸石湖仕石湖以書答云閉門靜坐啜茗聽鸛與二三童子周旋外或沈酣史籍上下今古或商榷風雅考訂譌僞興之所至筆墨淋漓五字刻成千古立就真不知天高地厚樂境無窮安往而不得其爲我者何暇僕僕向海陵道上作旅人邪自撰盟鷗野老傳云野老湖上布衣也幼讀書苦疾疢藥畏書籤旅進旅退五歲卽握禿筆作擘窠字甫就外傳能解四聲課以偶句應答如響八九歲輒搖筆作詩句父師嚴禁弗許然竈牆厠壁塗著皆

滿十七歲先大人見背弟兄析居惘惘胥胥竟不能名一錢間
貨租米得假銀以爲精鏐什襲藏之久識其僞擲同瓦礫其不
善生計類如此胞妹遣嫁備物備禮其於親族往來不計報稱
惟務豐腆間有以急難告者不辨真僞傾囊助之衣物器用悉
與人共之數千金不十年折入子錢之手年三十去爲童子師
環堵蕭然嘯歌自適奉老母僅供菽水有偕隱之志所配爲名
家子椎髻大布相得甚歡人謂有梁孟風人固不知野老野老
亦不求人知也惟坦菴霞汀爲忘年交友赤城瑤房澹園諸子
年齒後先稱莫逆迨諸君散亡老母殂逝其貧益甚五十始滿
妻妾繼沒村居岑寂松岑招致家塾盤桓六七載書囊轉徙又
及十年其所交遊皆亡機之侶雖日處囂塵中而淡泊自甘不

欲以口腹累人佳時良日觀花聽鳥多從侶菴遊居烏衣巷口
左右多素心人頗稱良友其所從遊多士林時彥惠顧殷勤咸
有依依之意惟引年周旋慰勞稍長如一日此又野老所倚爲
終始者也野老性嗜酒量不勝蕉葉老來雖空杯在手胸次若
春雲盎然微事摘詞達旦不倦一遇機深伎求之人及名位薰
灼者疾走避去故不諧於俗兩兒子亦不令讀書負販懋遷粗
給朝夕吟弄之興老而彌篤率意自娛不較工拙亦不欲流傳
自適而已慕宋范文穆公詩詞卽號其號曰盟鷗亦文穆軒名
也年已七十矣故曰野老云贊曰一畝之宮能不我容十笏之
室能不我卽惟不容斯無營惟不卽斯自得戴高履厚不跼不
踣履道坦坦無反無側雖不敢謂

聖世之逸民亦庶幾乎徐孺子之自食其力著讀史小識二卷
竹隱居隨筆二卷文集四卷詩集五卷梅花詩一卷論語詩一
卷其詩餘有春雨詞一卷秋陰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
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劉隨州詩評一卷范氏家乘作宦津梁
若干卷門人郭嗣齡題其畫像云先生生北湖之濱教授生徒
由鄉里而郡國四方之士爭以出其門爲榮先生行履聖賢之
中庸學顓經史之精粹發爲詩文莫非中音旁及詞賦儷句皆
流溢於自然門下士得其緒餘有聲黌序者甚衆而攫取科第
者今甫四人如嗣輩碌碌莫能大顯先生之學卽於制舉一體
稍窺門戶而他端又多能者終不能測其一二也先生旣卒揚
之稍知文義者念先生無不神往每於鉅麗之製則必同聲嘆

曰惜先生已逝無能勝此者他家皆承襲陳因耳於先生自署
其和曰詩人先生詎僅詩人已哉娶王氏生一子頡妄生一子
頡霞汀姓羅氏名煜字然倩其先歟人隱居北湖與坦菴石湖
以詞相角著霞汀詩餘一卷其論詩云世之耳食者輒謂大歷
以後卑弱委爾不足取法而顧以盛唐爲正鵠不知盛唐之詩
人自爲家調亦屢變少陵夔邱以後青蓮夜郎以還一人之詩
亦備四氣焉得而指之曰某某中晚某某初盛卽欲字櫛句比
分年畫月又安知所謂初盛者不劣於中晚所謂中晚者不優
於初盛邪中晚之詩法制悉備音節益諧其間特出之士真足
鼓吹休明揚屹風雅余欲今之學者於此致意焉則金和玉節
可協聲歌酌雅稟經可襄文教寧爲真中晚不爲僞初盛也有

唐詩中晚詩鈔行世赤城瑤房兄弟也姓張氏瑤房名元珙論
文以六經爲旨歸以先秦兩漢爲繩墨參之莊騷以鬯其旨涉
之韓柳以肆其趣期以歲月沈酣歌笑然後眼高氣厲胸羅恢
拓所著瑤房詩一卷後遷居橋墅澹園姓黃氏名字不詳身後
遺一子隨母他適沒於水又有喬江樵呂萼舟談子正陳浩海
萼舟好禪學談先世多武功詰券猶存其詳不可聞石湖弟子
知名者謝九成郭嗣齡郭德嘉郭繩其喬慎言喬慎行馬溶
陳涵叔紀元鉞高翊徐裔藩謝余銓嗣齡以文章教其子弟
揚州之士翕然從之故揚之文開於郭氏郭氏之學則受之於
荃荃不仕而以其學開揚士之先百數十年文學甲於他郡荃
實啟之荃不以文名遂無復有知荃者也

焦循曰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者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丹徒王豫謂余云子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存於城南陳氏乃訪之陳君素村慨然畀余皆石湖手跡也素村曰石湖之壻蘇節臣藏之以授其子謙蘇氏微藏於蘇之戚簡氏家簡氏吾戚也其後又微故此稿歸於吾嗚呼人患不足傳耳苟有其不可朽雖自晦之而終必彰如金埋泥中精氣之露可計也康熙邑志載范荃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巍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歷百餘年之

久轉徙數家完善猶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
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素村又藏其遺像白鬚方面布巾繭袍坐
竹牀牀上集書卷一几置花尊插秋花數枝一童子奉杖右一
童子進杯茗左詩集中稱張際五畫云

孫柳庭傳第八

孫蘭字滋九一名禦寇自號曰柳庭晚年又號聽翁明季爲諸
生屢困於場屋乃棄去於書無所不窺尤精九章六書之學順
治初西洋人湯若望以太常少卿爲欽天監監正蘭從之授厯
法遂盡通泰西推步之術退而言曰西儒以七克爲教似近乎
孔門所謂克已復禮者也然接其人其言厯數制器尙象者甚
精而所謂天堂地獄則異教也大抵西方之人皆好潔皆焚香

皆拜天神飲食起居皆有唄咒此風氣使然耳王心湛云柳庭通幾何原本之說而著書八卷曰理氣象數辨疑糾謬蓋其學有師承星官麻翁不能與校得失又以中國土地在大圜中才八十一分之一不推極之則狃於習聞習見而無以盡其變於是作格理推事外方考證四論以窮極夫天地之所以始終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生國所以建古今所以遞沿革人物所以治亂成古今凡三十二篇爲四卷洞乎其有源淵乎其不可測也又推三光之變謂象懸於天無與人事而彗孛盈縮出見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有常經同時蓆帽山人史炤作論以破之曰日月之蝕自有常度雖禹湯文武有不能免故有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之文不聞紀彗孛於其時也昔者周成王開金縢

之冊而致反風子產修弭災之政而消再火至於拱桑死星退
舍堯水而奏平成之績湯旱而有桑林之應皆遇災恐懼修明
政令責諸已而應自天如滋九言則火不能止風不能反桑不
可死水旱必終爲患熒惑必守其凌犯之度而山崩地裂不免
於堯舜之朝也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
患惟智者能之夫恐懼所以除患也敬謹所以越難也滋九是
言非獨遺已之憂患將遺於天下後世也漢文帝日食詔曰令
至悉思朕之過失及思見知之所不及白以告朕而求賢良直
言極諫之士光武時南陽地動下詔恤死者之家免其田租未
始不以不明無德天降之災自引咎也夫堯舜禹湯其躬盛德
而救災害固非後世可幾成王孝文明德亦未易及而子產以

小國之卿能挽之於天苟以爲無關於人事而莫之挽者皆有愧於子產者也余求孫氏遺書僅見輿地隅說四卷卽王氏所言之三十二篇又見有柳庭人紀四十卷則論史之書也所爲天文常度之說則不可見豈因史氏之言而考之不傳邪其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繫零星不井者也作山河大地圖說一以赤道爲心一以北京天頂爲心明地圓之旨謂東西無定南北亦無定北極南極之下皆寒而無熱同爲冰海幽都中國地界寒熱和平之交故出聖人賢人五印度西洋諸地亦然天地之內動極而如靜者北極也進退

而循環者日光也動靜不定游移而遠近者人跡也由天之度
準地之里以天之三百六十知地之九萬里圍三徑一知地之
厚三萬里折半知地心之一萬五千里人目高卑在地之面以
面準心知目高於地心一萬五千里以地之二百五十里準天
之一度知北極在天移一度人移在地二百五十里日南一度
知地寒氣進二百五十里日北一度知地熱氣進二百五十里
遞進遞退至熱極寒極知地面寒熱進退之里以餘寒餘熱相
較知地面中和之里以兩極皆寒知地面寒極偏勝之里以日
出日入知地面東西遠近之里以天文水法交成而總不出於
算禹治洪水乃句股所由生郭守敬精算數測量地平分殺河
勢開惠通通惠二河至今賴之其解禹排淮泗注江云淮水發

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潭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盱眙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後清江浦口久而益濶淮泗盡由之入海而入江之口遂淤今故河蹟猶存也或曰高堰之築始於陳登是則不然使禹開清江浦若不築堰以導淮入之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自神禹修補或登耳自有清江之河而淮泗清晏數千年無患故周宣王伐淮北之夷曰率彼淮浦王師之所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曰淮有三洲然則淮浦可以駐師未聞有水患也惟黃河入淮而淮始病以今計之惟黃淮分流

則害去而利全其策有二一放淮入江由古入江之口以洩淮勢廬州盱眙皆有古河水道之蹟各開濬設閘水大則開以洩水水小則閉以濟運而刷沙盡堵滾壩不使涓滴入高寶湖壞堤以壞民田一改運道不經清水潭邵伯驛竟闢河由瓜埠口而入以逆於淮考古河蹟自瓜埠以入六合至洪澤口以入淮有曾家岡張家岡王家壩胡家壩並東陽城觀音集曹家衝冶鋪橋亦不甚遠不過三百餘里由此行運東路可不用也康熙三十年河臣王條陳其議因恐淮水外洩不能刷沙運道阻塞議格不行然清口窄隘淮水橫流閉高梁澗施家溝周橋閘使水一意東下而高堰遂決不得已又開周橋以洩之而高郵江都之隄乃大決此滾水壩所由議開也然開滾水壩高郵以南

可以略甦水患高寶以北則如故卽建立海口亦無救大患由
水勢盈科而進其行極緩下河圩隄阻滯水草盤結水勢不能
建瓴比水退已受其害矣所謂小舒目前之困而不能究極根
原者也于是河臣靳輔請于滾壩造隄約水直入海口乃滾壩
之下直洩水奔尙不容其橫溢况又約束之乎且兩隄抵海口
而隄中之田一時不能洩水萬一客水橫發之際兼值天雨霖
淫則圩中之田何計而出此策之必不能行者也惟所議夾隄
高堰上口旣設滾閘使流入諸湖更由東堤滾入下河不能禁
上下兩河之不沒今設夾隄使高堰之水滾入夾堤更開滾草
河使入於海此則分淮導黃之術也惜其從中罣誤垂行而止
至於半途而廢也潘季馴主併淮以刷沙楊一魁主分黃以導

淮二公之計以余揆之北方諸水皆入於河河復帥之南入於淮又更益之以渦河之水區區一淮詎克與爭分黃則其勢少弱洛方得出口然後閉周庄閘塞運河口其計始得行不然淮不敵黃則潰決南下黃尾其後亦必至決盱泗入湖而入江雲梯關擁塞如平地此固未然之慮然其勢必至於此也故治河之法分黃爲先導淮在後舊漕船過淮行黃河一百八十里入董口河流汎水險惡故於康熙二十五年開濟運中河截流而渡黃水亦分支入海不阻遏淮流而淮得刷沙以入海誠上策也但草壩口未經造閘而移徙過東不得承淮水清流而引濁水入運河頻年黃水入口由高寶過邵伯竟入江矣運河高墊四五尺兩岸偏仄此運事之可慮者也善書法於篆隸之體講

貫尤精密謂古人一波一磔皆有至義非苟然者著字學若干
卷課子以耕而不令學暇則手一編哦於清溪綠樹間時挈舟
入城與二三知己劇談百日而後返素工詩善畫一入城則求
者無虛日所畫梅竹松菊蘭水仙有古人法度詩多唐音不入
宗派爲人題冊子及讌飲分賦援筆立就而詩題往往不署人
姓字曰是何足入吾集年九十耳目聰察膚理融澤步於衢群
少年捷足不及之問何能曰吾以正心爲宗主八脉爲功候非
世俗所謂引導術者壽終於家子開疆孫震索

焦循曰柳庭稱王心湛文似昌黎乞爲身後作傳心湛乃序其
生平大略今載缶林文集中余得據爲藍本以考見柳庭之爲
人缶林之力也孫家渡及治平寺西皆有孫家花園故址未知

孰爲柳庭其裔孫允泰漁於湖得一磚以遺余上鐫篆書開字徑七八寸題里人孫蘭書筆力遒健未詳所用云

徐坦菴傳第九

元美

元端

徐石麒字又陵自號坦菴其先爲浙之鄞人明初遷揚州父心繹字純之號金莪從新安陳履祥授王心齋之學二年以父疾告歸居喪哀毀里閭爲之罷鼓樂宴飲者累月履祥弔而喜焉就苦塊間論檀弓二篇而去履祥字九龍心繹學旣成九龍問曰子何所得對曰有之不怠不欺而已旣歸每日書此四字於時憲書凡書三十餘本不倦石麒承父學精研名理隱居不應試好著書其自序有談經笥八卷在茲錄四十卷詞府集絲六十卷寶儉小言六卷敘書說二卷禽愧錄五卷天籟譜三卷倦

飛集四卷瓊吟四卷瓢聲四卷忝香集三卷壺天續筆二十卷
文字戲十卷宮閨粧飾五卷指水遺編六卷詩餘定譜十卷轉
注辨二卷訂正詞韻六卷談騷寤語四卷女鑑三卷吉凶影響
錄八卷見於范石湖集中者有松芝集余所見者枕函待問編
五卷爲析理講學之書多精實語趨庭訓述四卷述其父心繹
之言亦語錄之流也訂正詞韻四卷謂平聲可通者上去入皆
可通惟入聲通法人多不知蓋平聲三十韻入聲止十七韻每
不知所從故錯亂耳乃支微魚虞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
原無入聲蒸韻無上聲字故上聲止二十九蒸亦無去聲去韻
三十者泰卦分也十三元韻歷考宋人皆以前半元原等字入
先韻似有確見庚青真文自是兩韻中州中原皆不通押侵覃

鹽咸閉口音不得與真寒先通梅回杯醕等字不與齊微同用
人知之悔每對退亦不可與尾味同用人輒不察由作詩者習
用平韻上去不常用不免以土音混入耳蝸亭雜訂十卷爲考
訂之書壺天暇筆十卷壺天續筆二十卷壺天肆筆十卷皆摘
錄子史中語而辨其名實之同異古今青白眼三卷則刺取諸
史說部中評隲人品之稱薰而列之雖纂錄類書實古人所未
有也花傭月令一卷記載種花樹果蔬之書皆所試驗農家者
流也三憶草四卷白石篇一卷皆詩坦菴瑣錄四卷雜錄箴銘
語錄之類客齋餘話五卷推言陰陽名物之理以抉隱而辨惑
癸吟四卷且謠一卷皆詩餘尤精度曲入白仁甫關漢卿之室
郭士璟謂其感憤之懷寄之詩賦滑稽之致寄之南北劇吾友

凌廷堪工詞曲能造於微最稱石麒麟謂其合於元人本色其散
曲有忝香集三卷雜劇有大轉輪拈花笑買花錢九奇逢珊瑚
鞭辟寒釵胭脂虎范蠡浮西施諸種又有彩鸞集設爲男女贈
答而絡以詩餘傳奇之變格也其詩餘又有唾餘癖佳二集未
見邇言一卷間引於枕函待問編中亦明道訓俗之書也當時
邑中著述之富未有能過之者府縣志僅載其趨庭訓述及天
人升降圖贊圖贊乃坦菴瑣錄中之一篇也坦菴瑣錄載其家
戶銘有享書堂有廳有祠堂有書房有客齋有子孫學塾有園
園中有濯纓亭有帶湖樓有書室有靜室有外軒有花廳有小
樓有蔭槐堂有涼軒有小軒有小齋有暖室其濯纓亭銘云前
有蓮後有竹庶不獨爲君子誦其詩讀其書於今一見古人高

屋銘云短垣不礙看山眼曲徑徧宜問竹心外戶銘云留塊白
雲遮屋角借灣流水隔車塵草堂銘云倚石句清疎竹外看雲
人靜落花中坦菴銘云道味閒方足書懷老更殷外軒銘云鳥
語移詩律茶聲靜客談小樓銘云湖山空眼界風雨著吟懷暖
室銘云從酒覓佳睡對書留好顏小齋銘云音律老方解詩篇
窮後工涼軒銘云無心經史外有夢水雲間門銘云閉戶不知
松樹老隔溪唯見落花多又用夢游仙調作湖居好十首袁于
令慕其所爲曲訪之湖中演所爲珊瑚鞭以質之錢塘李漁來
則默坐終日不一論詞曲王阮亭司理揚州招致境中名士高
人吳嘉紀雷士俊邵潛皆爲所網羅而石麒麟獨不往見與兄子
元美女元端家庭倡和以供笑樂性傲不與市人見撰客齋餘

話則就正於孫蘭古文集則乞范荃爲之序始與羅然倩劉子
祉陳聖茹吳蘭次宗鶴問交劉陳兵死與然倩把酒話舊悽然
淚生歌唐多令以解之作浣溪沙呈蘭次云杖履逍遙懶出山
怕他風雨做驕寒半生經畫爲投閒按候自澆花九九迎春先
埽徑三三此時應不在人間又作賀新涼云恐是愁來路借綵
山白雲一塊補聯秋樹六折山橋三面水遠却桃花幾步穩著
得閒鷗無數烟火不留林外照但蒼霞白石都堪煮歸去也豈
無故門前只有浮槎渡問年來山中甲子未曾重數車馬欲通
芳草信徧訪終南舊主敢正被猿驚鶴誤不著胡麻流水遠更
一竿垂向無名處誰信道有人住可想見其風概也子三元聲
元祐元吉皆知名

元美字懿公號松岑石麒麟兄宗健子也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謂母曰蒲州八十三張姓翁兄前身也母驚訪諸蒲人誠有是翁舉家以爲奇從叔父石麒麟隱於湖濱石麒麟居水南元美居水北同以詞名有徐氏一家詞之刻旣娶王氏生二子偶就村市星士問休咎星士推干支列宿搖目睨曰死命也默算良久瞠而呼日子不死必及妻子未三旬妻及二子相繼沒元美憤甚遂爲出山計應童子試不售是時學使者例得於正考外大收拔二三人入泮然怒諸生闕故嚴其令令曰立就五莧者入不及數且答諸童駭愕散其半元美以五莧拔第一順治丁酉舉於鄉主試事者爲怨家構成獄

章皇帝震怒臨軒逮諸舉子試草茅士未嘗見

天子皆戰慄無人色又以詩賦古文非所習有不成一字者元美揮翰疾書若宿構

欽定名數前於榜明年再試名益前授淮安府學教授初至見學宮頽狀愀然曰使神聖不蔽風雨尙何以集士葺之期年而廟新士益樂趨教府道監司皆賢之以儒官時與兵餉漕河諸大政淮水漲築隄夫役不能足議召諸生充之元美請曰諸生家止有蒼頭老奴或窶則役其子弟宜別之使在國門近地餉食易有司患部署已定元美曰此易也遣一健兒持檄檄軍民前一里則國門空矣如議諸生得不困於役擢國子監丞丞掌文書最爲要職元美以經史板多蝨爛首倡修刻以丁母艱歸元美少孤母王苦節垂四十餘年母旣沒遂不仕性和易不露

圭角力不勝酒顧喜召客與談至夜分不休郡縣有公事會紳士議其不便於民者必力爭有司亦徐以其言爲允年七十三卒葬西山瘦李村所著有艾言諧聲集葉菴詩餘湖上吟

元端字延香石麒麟女也十三能詩性慧通音律石麒麟每度曲對女歌之有不合元端爲之正拍爲印記自署染花粧閣著詩餘繡閒集一卷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廣陵徐氏女子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如珠簾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起來傭向粧臺倚亂綰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鎮日慇懃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却道玉梅已放滿枝花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

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願除却春愁沒箇題閒倚畫樓西芳草
青青失舊隄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看西風
吹起滿庭碎葉閉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淒切禁
不住芳心欲折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祇借香溫熱今
夜裡這愁腸勝似離別寬褪了裙兒幾摺皆繡閒集中語

焦循曰坦菴蓋隱於詞曲者也元美稱其叔沈謐寡言門無雜
賓四壁圖書終日閒坐余見其所著書推原經史探論道德豈
屯田夢窻之流哉元美沒陳霆發銘其墓石文見何有軒集故
出處之跡得而詳也范荃贈女甥徐延香詞有吾家宗老紅絲
曾綴之語知爲范家婦而壻之名字莫能考見坦菴孫輩有徐
棄疾徐芑兩人皆善詞芑號黍菴棄疾字學稼號矯園有閒情

偶寄一卷

二吳傳第十

吳綺字蘭次守湖州罷歸康熙庚午居湖有歸湖詩五首一時名士和之時目盲自號曰聽翁號其湖中居曰岸桴又曰快堂王武徵方岐作吳湖州後傳云乙丑移居種字林以目眚杜門潛心宗鏡之旨又營數椽於黃子湖瓜田豆畦明農親稼花晨月夜與高人朗士扁舟溯流菰蒲蔽虧鳬鴨凌亂一詠一歌皆足千古然余訪其所爲岸桴者不可得或曰在市北今爲冶者居或曰濱湖在黃珏橋市北六七里云

吳寅字秩三一字賓廬其履歷不可詳或曰曾在

南書房亦未審何官也寅過湖聞讀書聲問何地曰黃珏橋喜

曰此仁里可居也遂移家於湖亦作歸湖詩五首人和之者如
綺之前事然著夢硯居詩集四卷壬午集韻詩一卷揚州舊蹟
詩一卷江都費錫璜爲之序云先生彭山逸人廣陵才士紅舫
烏榜家鄰黃子之湖翠苕碧蘆住近蒼鷹之宅少微羣從並麗
文章太伯後昆咸工詞賦公叔嗜學每中食而忘餐孟浩爲詩
常行吟而入甕搜諸子之精奧如叩洪鐘究九經之本源似探
星宿揮洋洋之尺幅筆不能停摘灑灑之千言文未加點窮年
賣賦寓昭明文選之樓鎮日過從同馬糞王家之巷愛女有蘭
摧之痛堪憐病婦云亡乘龍非玉潤之才遂致家園盡破每臨
文而興歎遂握管以摘詞寶祐城邊種花藥者成市茱萸灣北
畜雁鶩者爲家痛大業之荒淫螢流故苑傷爭春之非舊草滿

荒園前此飲霞先生曾羅廣陵懷古之作聽翁太守亦多江都
寄跡之篇得君百首相參真可三分並峙天驚石破峽中叫子
夜之援蕩日搖空月下嘶高秋之馬長卿湘中雜詠同此芳妍
李廸姑蘇諸詩媿前瑰麗矣

焦循口菌次歸湖詩不載林蕙堂集附見顧圖河雄雉齋集中
夢硯居詩余有其七律一卷所載歸湖詩僅四首而謝鶴墅和
詩有存者其原韻尚可考也備錄之吳綺詩云老愛幽棲出郭
行無多水涉與山程人留別館非無意天與滄州若有情黃鳥
莫辭經日轉白鷗閒訂舊時盟青鞋布襪從今始欲共閒雲過
此生黃花種得向東籬較取淵明我覺遲苦有虛名緣識字未
忘結習尙貪詩戴公挈榼花深日王子停船雪滿時不是傷懷

遠親舊從來猿鶴是相知水雲深處未嫌孤欲寫鴟夷泛宅圖

一曲柳塘栽菡萏數間茅屋隱菰蒲且教女子歌秋水不向君

王乞鑑湖一葉輕舟驢兩耳風光真稱白髭鬚牢落平生懶是

真春來七十二閒身雞魚未敢忘前事牛馬何堪逐後塵乞得

寒梅能作伴借將修竹可爲鄰莫嗟冷寂非吾意眼底從來怕

熱人絕似牽船傍岸居槿籬竹屋計全疎閨中莫慮探空篋梁

上何曾愛破書一劍誰言迎陸賈千金幾見壽相如從教簞笠

無人識獨向黃陂號老漁顧圖河集放翁詩次韻云喜挂高帆

浩蕩行

舟行錢清河橋

飄然雲水不論程

贈過人道

尚嫌塵境妨幽致

春寒

肯使秋豪有妄情

道室

邨酒可賒常痛飲

縱遊歸泊湖橋

野人有舊得尋

盟

訪野老

扁舟來往無窮樂

冬曉

夜夜湖中看月生

東關

兩扇荆扉數

掩籬

浴罷閒步門外而歸

並溪穿塢每歸遲

遊閒

客撐小艇招垂釣

新製道衣示衣

工僧趁分題就賦詩

園小

豪竹哀絲真昨夢

興秋

晚菰早韭恰當時

蔬圃紅塵朝暮何時了

出謁晚歸

此老醉眠初不知

道室試筆

偶來徙倚草

亭孤

江亭冬望

到處皆成一畫圖

秋日雜詠

疊疊沙痕留浦岸

舟中

蕭蕭

秋意滿菰蒲

納涼閣小

意行舍北三义路

舍北行飯

跬步門前萬頃湖

北題

窻

聊舉一杯生耳熱

夜坐

醉中猶攬故人鬚

夢與劉韶美夜飲

五百年前

賀季真

秋日雜詠

天將閒處著閒身

閒居初冬作

吾曹自欲期千載

夜讀了翁

遺外物元和等一塵

遺興

錦雉白魚供野餉

東村晚歸

黃雞綠酒聚比

鄰日醉中卽是逃名地

閒遊

本避浮名不避人

題菴壁

頻拈枯筆賦

幽居

幽居述事

歸老林間計未疎

曝書偶見舊稿有感

尚憶青山陪衆雋

書懷

論黃紙有除書

彌牟鎮驛舍小酌

壯心耿耿人誰識

郊行

胎髮茸茸漆不

如夏初湖
村雜興

閱盡輩流身獨健

立春後十二日
命駕至郊外

敢辭老境落樵漁

幽懷

秦之俊和云不須惆悵重行行曾覓桃源幾問程世上浮名

多變態眼前舊雨最關情村春近得東西舍沙鳥新邀泉石盟
莫謂投閒堪穩臥其如不出負蒼生卜鄰幸得近東籬步履頻
過不厭遲瓦注金尊傾舊釀紙窺斑管賦新詩青山結伴從吾
好白首同歸復此時仕隱由來稱落落高懷未許俗人知閒吹
鐵笛海雲孤豈必南溟是壯圖秋水波時聞木葉夕陽斜處泛
菰蒲寒泉勿翳仙翁并夜月平分甓社湖我欲從公數問字幾
回漚酒遣長鬚拂石眠雲傍水濱年華歷盡賸閒身三條裁製
山中服十斛先消陌上塵茵苔齊闌香到枕薜蘿挂壁綠爲鄰
蒲團靜息如枯木豈有肥癯作戰人丈室橫琴賦索居交加竹

樹儘蕭疎壁窠屢蘸金壺墨煮石頻繡玉洞書脫略似君誰得
似羈愁如我復安如應知此地烟波濶不是磻溪亦可漁范荃
和云擲却塵纓自在行簡書寧復畏王程天池一息鯤鵬翼水
國還深魚鳥情松菊更教今有主菰蒲原自未寒盟秦川不用
漁人引渺渺烟波入望生萬頃湖光面檣籬春風一棹日遲遲
故人更有蘇門嘯謂孫滋九好客來吟谷口詩看竹不妨乘暇日種
桃猶自憶前時溪翁園叟逢迎好不用埋名也自知湖山蹤跡
未云孤欲剪輕綃繪作圖春雨一犁耕苜蓿秋風滿棹采菱蒲
雞豚集散黃橋市蝦菜船回赤岸湖我愧半生虛度此漫敲詩
句苦撚鬚先生近卜幽棲地賤子空餘垂老身常數通家叨末
契敢言詞賦步芳塵不妨韋布存知己雅有漁樵結比鄰歸去

當爲余仲說依然逢掖隊中人

藺次與家伯仲同賦采芹

莫向湖干賦索居

曠觀身世稱蕭疎傳家賸有長門賦報國何須封禪書三徑風
光應楚楚六時心地自如如子陵尙父終多事牢把長竿伴老
漁江闔和云爲嫌囂雜愛孤行不憚崎嶇隔幾程杭林有無姑
莫問市朝遠近可關情朱幡在昔留佳話白社從今得主盟琴
鶴蕭蕭舟楫減還鄉仍是舊書生草堂竹閣權爲籬買得魚磯
未是遲畢歲還消多少屐他年添却若干詩檢書每到更闌後
擁被應忘日上時屬付兒童長閉戶姓名慢把外人知晚尋栗
里豈云孤園圃溝塍總畫圖網內有魚堪作鱠案頭無筆卽編
蒲開軒箇箇貪三徑放艇村村是五湖歸到藥闌支步幃不教
風雨損花鬚菰蘆桑柘漸相親贏得清閒未老身剝啄外來門

有客咄嗟立辦坐無塵花村酒債終難免野寺詩僧許結鄰共
羨先生真有意從容洗眼看勞人幾時伏臘守村居話到人間
癩更疎不怕前賢求故錦獨疑造物妬藏書近連陽羨差相似
遠恐終南遜不如廊廟未曾忘舊德肯令容易老樵漁王誥和
詩僅存第三首云岸上牽船興不孤青山望似米家圖半犁春
雨驅黃犢一夜東風長綠蒲筇杖扶花尋野寺竹弓射鴨蕩晴
湖何妨老去情懷勝雅有風光稱白鬢王文範和云早駕籃輿
北郭行青鞋布襪趁山程數株垂柳藏高隱一路啼鶯戀別情
狂客自應耽野興吾徒誰與主詩盟依依雲樹愁無那欲放今
宵白髮生叢菊新栽市短籬陶潛歸去豈云遲東臯曠遠常舒
嘯流水清洽好賦詩霽月無雲領酒夜青山微雨放舟時幅巾

到處無人識惟其閒鷗兩自知結得茆茨興不孤分明一幅浣
花圖閒憑驢背看紅樹醉傍漁舟泛綠蒲放眼偏能小天地忘
情惟許狎江湖田翁溪叟頻來往浮白狂呼笑捋鬢吳興薄宦
從前事今日幽棲老此身茶譜酒經常自注竹籬茅舍不侵塵
時招野鶴因爲侶偶伴孤松便作鄰莫謂晚年甘放達此生原
是謫仙人湖干我亦築幽居叢竹脩脩古木疎此地岸桴堪坐
詠吾家石屋有藏書雲容水態各居勝明月清風縱所如從此
願偕棲隱去一溪春水樂耕漁時有劉半山者用其韻作感懷
詩以悼亡其詩不傳桑豸亦作感懷詩以和半山而不用其韻
亦佳話也吳寅詩云翛然俯仰此乾坤一室勞勞費討論地徧
埽除搜鼠婦籬加編葺護雞孫未聞東郭招還築却被劉伶笑

入禪市井臣來遷草莽太平田社沐秋恩宅里南濱黃子湖幽
偏果是野人居三重茅恰三間屋一寸陰堪一卷書馬鬣旣封
瞻隴畔牛衣昔臥泣窻虛蒼茫無著長貧者自顧何容料理疎
悠揚風動隔簾窺隱約青山媚遠姿蠻榼飴來幾兩屐胡牀改
罷數篇詩量晴課雨巡簷角放鴨觀魚到水涯不分喧卑箏笛
耳飽聽樵唱獨歸遲連阡井字接門闌眼界如今始放寬九折
不逢蟠板蠖百層初見拂霄鸞烟生浦極朝殊暮松矗高空暑
亦寒環舍水光無際碧漫將心跡付漁竿謝九成和云蔚藍天
影漾平湖信有高人賦卜居門外問奇三徑履室中佐酒一牀
書銀蟾皓魄留真賞蒼狗浮雲幻太虛逆旅由來誰是主不妨
高臥與時疎誰道風塵興已闌襟懷磊落且教寬故山千里望

雲樹濱水一枝棲鳳鸞芝草環階原異俗狡狴活火不知寒勸
君莫縱垂綸手應有珊瑚拂釣竿霄漢何容一管窺偏於跡象
見仙姿隨風珠玉聆餘唾著筆雲霞成好詩磨劍石隨天下士
種花田接水之涯相逢三載多睽隔把臂論文莫恨遲丹崖千
仞矗天半積翠虬松鶴在巢物以占幽能辟險人應處淡念投
膠經年刺滅難知已五柳風高不泛交最愛琳琅輝四壁問誰
容易入堂坳居然斗室小乾坤來往陰晴總莫論國士無雙追
季子世家第一見公孫吾廬自愛惟容膝廣廈何人不處禪硯
兆四三曾入夢後來重器拜君恩謝天霽和云甘泉爽氣接晴
湖有客翛然此息居白板翠圍新竹烏衣錦照舊圖書不堪
蠻觸愁雙眼且聽滄桑幻六虛穩占一枝聊歇足何妨樵牧共

慵疎辟地誅茆放藥闌數椽不礙往來寬孤懷自分隨鷗鷺麗
藻人驚吐鳳鸞幟押三重花影靜戶臨九曲夜光寒等閒無箇
能檣束高臥常時日幾竿落拓從人捩影窺肯將古榦作柔姿
松窻月挂閒聞嘯玉局棋敲慣賭詩歷歷風光欣有主蕭蕭野
興迴無涯瓜籬豆架隨田父偃息經年任拙遲應笑書生多咄
咄惟尋深處結深巢黃鐘棄毀鳴罌缶鳳喙銷沈遜蟹膠閉熱
敢辭軒冕客輸心更訂水雲交遽廬大塊原如許都付珊瑚枕
一凹昂藏七尺老乾坤屈指茫茫誰與論茅屋又看留杜甫溜
川可復止公孫不嫌僻冷湖爲沼便任疎狂室作禪耿耿舊懷
緣底事曾經簪筆侍延恩

